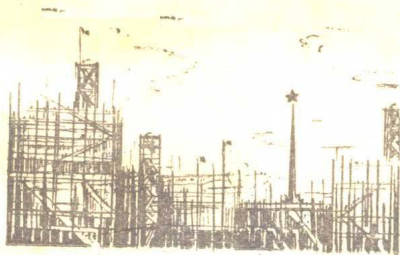


北京文藝叢書(1)

青年突擊隊

(話 劇)

老 舍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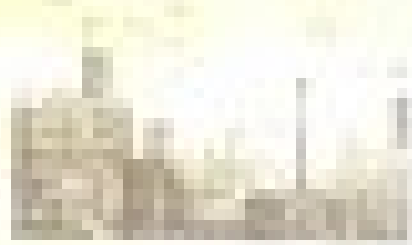


北京大眾出版社

北京電影學院(編)

青年突擊隊

編 劇
導 演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京文藝叢書之一

北京市文聯創作委員會編

青年突擊隊

(四幕八場七景話劇)

老舍著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描寫首都建築工人青年突擊隊的成長的四幕八場話劇。京郊某建築公司正在為蘇聯專家們蓋大樓，工地上，劉海清青年突擊隊，是這個生產戰線上，由青年瓦工們組成的一個朝氣蓬勃的戰鬥單位。這夥青年人，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帶頭實行了社會主義工資制度——計件工資制，而且團結老師傅，虛心向老師傅學習，並發揮了集體力量，克服了種種困難，終於使生產率大大提高。給蘇聯專家蓋的大樓，提前兩個月完成了任務。

劇中也指出了：在我們勝利前進的道路上，隱蔽的敵人是甘心死亡的，是在處心積慮地妄想破壞我們的勝利果實的。但是，在廣大的有高度覺悟和警惕性的工人面前，不管敵人多麼陰險狡猾，也一定會被揭發，被逮捕。特務小孫的下場，就是一個明証。

這個劇本真實地寫出了青年突擊隊的發展和勞動的熱情，充滿了青年工人特有的歡快的氣氛和樂觀的豪邁的情緒。

北京文藝叢書之一

青 年 突 擊 隊

老 舍 著

★

北京大眾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〇號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

(5055)787//×1092//1/32•2 14/16印張•62,000字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0冊 定價：0.29元

劇中人物介紹

丁師傅：男，五十歲，瓦工。技術高，思想落後。

小 陳：男，十九歲，瓦工徒工，突擊隊員。積極，但愛淘氣。

小 孫：男，二十七歲，瓦工。陰險反動，混入建築工人隊伍，陰謀破壞。

王學仁：男，四十多歲，瓦工組組長。技術高，愛面子，相當驕傲自滿。

王學勤：男，二十一歲，木工徒工，突擊隊副隊長，團員。學仁的三弟。聰明活潑。

王大嫂：女，四十二歲，學仁的妻，勤儉持家。

王明翠：女，十五歲，學仁的姪女，高小剛畢業。

王明芳：女，十三歲，學仁的女兒，少年先鋒隊隊員。

呂若冰：男，三十歲，工地幹部。逢迎上級，不負責任。

佟工程師：男，三十多歲，設計工程師，工地副主任。肯負責，但有時候辦事雜亂無章。

李二明：女，二十歲，瓦工徒工，學仁的徒弟。強壯，機警，積極。青年團員。

吳工長：男，三十歲，工長。遇事敷衍，不大愛動腦筋。

郝 誠：男，三十多歲，工地黨支部書記。幹練冷靜，經驗豐富。

保衛員二：男，都年輕力壯。

張五鈴：女，十九歲，瓦工徒工，活潑健壯。

凌頌英：男，二十五歲，工地團支部書記。誠懇負責。

梁主任：男，三十五歲，工地主任。負責，肯學習。

馮福遠：男，二十五歲，瓦工。積極，急性子。

楊成秀：女，二十歲，工地主任辦公室的文書。

趙長壽：男，二十二歲，壯工組組長。積極，健壯。

廣播員：女，二十多歲，工地廣播員。

劉海清：男，二十四歲，瓦工青年突擊隊隊長，黨員。勇敢，謙虛，富
勞動熱情，也肯動腦筋。

工人若干：大多數是男的，包括各工種的。

第 一 幕

時間 一九五四年初夏，傍晚。

地點 北京西郊。

人物 王學勤

李二明

趙長壽

王學仁

馮福遠

張五鈴

丁師傅

小 孫

劉海清

小 陳

劉海清突擊隊隊員若干人。

幕啓 一個初夏的傍晚，工人們都吃過了晚飯，天色可是还很亮。

樹梢上嫩綠的葉子被晴霞照得發着光，好像翡翠似的。

這是一片小樹林。林中有一座小戲台。我們從林隙中可以看到戲台的一角。工人們每每在這裏表演自編自演的文娛節目。沒有節目的時候，工人們也在飯後到這裏來遊戲。現在就是這樣：有的在跳集體舞，有的打籃球，有的吹口琴，有的唱歌……。

林外有一株孤立的老松，像哨兵似的把守着後面的林園。樹下有石台石凳。樹旁一指路牌，指向工地；林左就是建築蘇聯專家招待所的工地。林右不遠是大馬路。女瓦工徒工李

二明独自在松下石凳上坐着，像想着點什麼要事。林內外時有人來往，她似乎都不大理會。

〔青年木工徒工王學勤由左邊輕唱着走來，想到林中去遊戲。〕

王學勤（看見李）二明，正想找你呢！喲，你怎麼不大高興？

李二明 誰能像你那樣心滿意足！參加了木工突擊隊，還作了副隊長！又帶頭試行計件工資，又去突擊二號樓，敢情你美！

王學勤 二明，你應當替我喜歡，不應當因為你自己沒參加上瓦工突擊隊，就撅着嘴鬧情緒！

李二明 我心裏真不痛快！我是團員，我的胳膊不比誰的細，我哪點不配作個突擊隊員？

王學勤 二明，你是我大哥的徒弟，我對你不能不說實話！

李二明 怎麼？實話還得挑着人說？我要不是你大哥的徒弟，你就說假話嗎？

王學勤 看，你一鬧情緒，話就橫着來！告訴你實話吧，你幹不了突擊隊的活兒！

李二明 你怎麼知道？看不起女的，是吧？封建腦壳！

王學勤 甬亂扣帽子！我怎麼知道？看看我的肩膀吧！

李二明（關切）怎麼啦？我看看！（立起，看）喲！都腫起這麼高！怎麼搞的？

王學勤 你可別告訴別人呀，我心裏也不大痛快！

李二明 作了突擊隊副隊長，倒不痛快？就為這點事？（指他的肩）

王學勤 我自然有我的理由！自从一到這個工地，我就下了決心：給蘇聯專家蓋房子，我得有多少汗流多少汗，有多大勁賣多大勁！要不然，我就沒資格參加突擊隊！

李二明 誰不是那樣！我恨不能一天的工夫把樓蓋好，好教苏联專家快快住進來！那麼，你有什麼理由，心裏不大痛快呢？

王學勤 昨天，料不湊手，沒有活兒幹。大家夥都嚷嚷：找點活兒幹啊，突擊隊能够白呆着嗎！跟領導上一商量，說：好吧，三號大樓已經起來三層，二號大樓落在後邊，才起來兩層，必須突擊，趕上三號樓。

李二明 那我知道！我火着心，想加入瓦工突擊隊，去突擊二號樓！想想看，要是能跟劉海清在一塊兒去突擊，多麼棒啊！

王學勤 你听我說呀！要是乾脆就去突擊二號樓，還有什麼問題呢？不是！領導上說：二號樓外邊存了雨水，料上不去，你們先幫助壯工去挖溝洩水吧。大家一陣風似的就去了！你看看（指肩膀），整整抬了兩天的土！

李二明 那不好嗎？當初我也天天抬磚挑土，肩膀疼就咬上牙嚙！想想吧，肩膀腫了是為完成任務啊！

王學勤 可是咱倆不一樣！你學的是什麼？

李二明 你難道不知道我是瓦工？

王學勤 这不結啦！我是木工！本行的活兒，你給我多少我作多少，準保又快又好！挖溝抬土啊，我是木工，管不着！

李二明 你可是突擊隊副隊長！

王學勤 副隊長？正隊長也不能什麼都管！

李二明 我不這麼看！

王學勤 你怎麼看？

李二明 我問過劉海清了，他說哪兒需要突擊隊，突擊隊就上哪兒去！哼，我要是突擊隊員呀……

王学勤 就不这么吹大话了!

李二明 甬鬥嘴皮子! 乾脆, 你的思想還有問題兒! 你把自己看得比任務還重要!

王学勤 我这不过是跟你叨嘮叨嘮, 別對任何人說呀!

李二明 一個副隊長還有不敢對人說的話呀! 哼! (看了看他) 看你這一身衣裳! 去, 換換, 把這身交給我, 我給你洗去!

王学勤 哪能那麼辦呢?

李二明 有什麼奇怪, 我常給你大哥洗衣裳! (想了想, 笑了) 想起來, 多麼可笑啊!

王学勤 什麼事這麼可笑?

李二明 當初, 我一認師傅的時候, 你大哥整天整天地不敢跟女徒弟說一句話! 我就變着法兒團結他: 下了班, 我給他拿着傢伙; 還給他洗衣服。後來呀, 他把髒衣裳都藏起來, 不教我看見, 哈哈……

王学勤 真有意思兒! 我大哥就是那樣! 有意思兒!

李二明 有意思兒? 我學的是瓦工, 不是洗衣裳房! 可是, 我給師傅洗衣裳!

王学勤 啊哈! 在這兒等着我哪! 你真有一套! 我說, 我正想找你問問, 大哥這兩天怎麼樣? 對計件工資有什麼顧慮沒有?

李二明 我很不放心師傅!

王学勤 怎麼啦?

李二明 師傅要求我們這一組試行計件, 跟刘海清挑戰!

王学勤 我說, 你是怎麼一回事啊……

〔壯工小組長趙長壽上。〕

趙長壽 小王師傅! 這兩天啊……唉, 我簡直不知道怎麼感激

你們！

王學勤 那算什麼呀，小趙！你們只有那麼幾個人，我們閒着沒事作，应当支援你們！

趙長壽 不在乎那點活兒，你們的那股子勁頭兒感動了我們！平時，連我這個當組長的都常這麼想，更不用說別人了；我這麼想：幹活兒必得賣力氣，那用不着說。可是也不能不要命！你們一來啊，好傢伙，五天的任務，兩天就完成了！你們不是幹活兒，是打仗呢！

李二明 郝支書不是常說：工地就是戰場嗎？

趙長壽 我沒忘那句話呀！可是直到看見突擊隊怎麼幹活，我才真明白了怎麼工地就是戰場。你看，他們都是木工啊，都是師傅啊，愣會瘋了似的挖泥抬土！誰看見過呀？小王師傅，我們小組下了決心，跟你們學習！還有，我們去要求，教我們跟着突擊隊！

王學勤 對呀！你們為什麼不乾脆也要求建隊呢？

趙長壽 有我們小組帶頭，不久就準能建隊！你看着吧！待會兒見！（走入林中）

王學勤 行啊！真有勁！

李二明 （輕輕拍他的肩頭）這兒疼不疼啦？

王學勤 這兒？不那麼疼了！

李二明 哼，木工不管抬土！你看看，起了多大影響！再說，你們提前三天完成任務，二號樓就少窩三天工，為國家節約多少錢哪！別說肩膀腫起來，就是磨破了也應該！

王學勤 說兩句就得啦！別老太婆似的叨嘮上沒完！我明白了，以後不再犯這樣的毛病！多麼積極的人，心裏也有繞住的時候！你也那樣！

李二明 我？我怎麼繞住啦？

王學勤 你看，剛才你說：爲沒摸着當突擊隊員，你不痛快。可是你又反對我大哥跟劉海清挑戰，這是怎麼一筆賬兒？我算不上來！

李二明 我怕他栽跟頭！師傅的心眼好，技術高，人人尊敬他！可是……

〔王學仁上。〕

王學仁 啊，老三，二明！（開玩笑地）我早就知道，你們湊到一塊兒沒有別的，總是批評我！

李二明 我們沒有，師傅！

王學仁 沒有？我都聽見了！

王學勤 （也開玩笑地）聽見了什麼，大哥？

王學仁 你們說的，你們還不知道？哈哈……算了吧，說點正經的！（掏出一封信）老三，老家裏來了信。

王學勤 老二入了社沒有？

王學仁 你自己看哪！你給他寫封回信，鼓舞鼓舞他！

王學勤 （一邊看信一邊問）怎麼寫？

王學仁 說體面點，原則點！啊——這麼寫：老大老三都給蘇聯專家蓋招待所，手幹着活兒，心想着蘇聯專家！老三參加了青年突擊隊，還是副隊長，老大決定跟劉海清青年突擊隊挑戰。老大老三都爭取作勞動模範。你，老二，入了合作社，要服從集體利益，也作勞動模範！弟兄三人要是都作了勞模，真是老王家門的光榮！你看怎樣？行不行？

王學勤 那是走向社會主義，不光是咱們老王家門的事，大哥！

王學仁 照你那麼說也行！還有：老二的大姑娘明翠，高小就

畢業，要上咱們這兒來。她应当幫助她爹幹活，告訴老二別教她來！

〔青年瓦工馮福遠在前，女徒工張五鈴在後，跑來。張一邊跑一邊喊。〕

張五鈴 馮師傅，你再教我兩手啊！

馮福遠 我今天沒有工夫！（向學勤）小王，走，給我寫一封家信去！

張五鈴 （向學仁）王師傅，你看他！他答應教給我練拳，可是不好好教！

馮福遠 我今天沒工夫，明天教還不行？

王學仁 五鈴，要教我看哪，作女工人就夠新鮮的了！還要學飛簷走壁嗎？

李二明 飛簷走壁？她還想當女俠呢！有會兒工夫就看七劍十三俠什麼的，沒出息！

馮福遠 五鈴，你先玩玩去，等我辦完了事再教給你！

張五鈴 快來呀！（比了個拳式，淘氣地跑入林中）

馮福遠 走吧！小王，寫信去！

李二明 看你急得這個樣！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呀？

馮福遠 寫封家信，告訴家裏千萬省吃儉用！好傢伙，一實行計件，達不到定額就少拿工錢！

王學仁 （與學勤、二明同時開口）你！（但是學勤、二明退讓了，王微怒地說）你怎麼知道咱們達不到定額？

王學勤 大哥，別嚷！好好地說！

李二明 學勤，這就是我剛才要對你說的。師傅要跟突擊隊挑戰，我不行！

王學仁 怎麼？二明你也這麼說？（冷笑）平日，你們這些年輕的老嚷什麼積極，努力！可是，事到臨頭，你們撇老師

傅的腿！

馮福遠 王師傅！你要這麼說話，我不幹了！（要走）

王學勤 （扯住馮）你這就不對了，怎麼一生氣就忘了任務呢？咱們是為誰蓋這些樓？想想！有話慢慢說嘛！

馮福遠 我是急性子人！（不知如何是好！結結巴巴地）我，我真着急呀！我，我已經兩夜沒睡好覺！

王學仁 為什麼？从心眼裏看不起我這個組長，是不是？

李二明 師傅，我說兩句，可以不可以？

王學仁 說！我把着手教出來的徒弟，也反對我！

王學勤 大哥，你是怎麼啦？你是組長，怎可以不聽別人的意見呢？你是好師傅，二明是好徒弟，她有話怎麼不可以說呢？她剛才還說服了我呢！

王學仁 好！好！說吧！二明！過兩天，還許你當師傅，我當徒弟呢！

李二明 師傅，話不是這麼說，師傅是全工地有名的人，我們都尊敬你！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怕你栽了跟頭！

王學仁 我怎麼會栽跟頭？記住，咱們是先進組啊！

李二明 一個人栽跟頭還是小事，妨礙了計件工資的運動可了不得！想想，咱們組要是垮了，別的組還敢去試驗嗎？

馮福遠 是嘛！我是真着急！（又說不下去了）二明，還是你說吧！

李二明 好吧！師傅你看，突擊隊是由黨來培養的！

王學仁 誰又不是黨培養起來的呢？你不也是團員嗎？

李二明 我是說，人家突擊隊是有什麼先進經驗，用什麼先進經驗，有什麼活兒幹什麼活兒，幹起活來準是一個心眼，一個勁兒。咱們組呢，各人打各人的主意，勁兒不一樣，心也不齊。咱們要是冒兒咕咚地實行計件，

各生產小組全瞪着眼看着咱們，万一咱們垮下來呀，影响可就大啦！

王学仁 你，小馮，都想等一等，騎着驢看小說，走着瞧，是不是？

李二明 不是在一邊兒死等，是看看突擊隊怎麼作，咱們加勁兒準備，準備好了再上去，一上去就打响嘍！

王学勤 二明說得對，大哥！沒有準備一定弄不好！

王学仁 我已經跟大家夥說了，說了一個半鐘頭！我說，計件工資是社會主義按勞取酬的辦法，咱們多幹活兒多拿錢，對自己有好处；咱們多幹活兒，提前完成任務，對國家有好处。咱們個人的利益是和國家利益一致的。是不是這麼說呀？（很得意）

馮福遠 是！可是，王師傅，你跟組裏的每一個人都談過了嗎？

王学仁 什麼話呢？我說完，你們都鼓掌贊成嘛，還舉了手！

馮福遠 思想沒打通，舉手管個屁事！

王学仁 你也舉了手！馮同志！

馮福遠 我舉手，我心口如一！我要是偷一分鐘的懶，少流一滴汗，我對不起蘇聯專家！

王学仁 可是你要寫家信，告訴家裏省吃儉用，怕達不到定額，越掙越少！

馮福遠 我、二明，準拼命幹！別人呢？一個組就像一個球隊，光有一兩個好手，別人不合作，準輸！準輸！

王学仁 你們呀，是教突擊隊給吓住了，光看他們的好处，不看他們的短處。其實，突擊隊員也沒都長着四隻手！論技術，小馮、二明，你們倆的都不軟；我跟丁師傅的手藝，我敢說，還不是突擊隊員一年兩年就能趕上的。再看看瓦工突擊隊吧，頭一個當然是劉海清了。

哼，我当瓦匠的時候，他大概還沒生下來呢！再看那個小陳，我敢說，教他砌個五六米高的牆垛子，他要不把它砌塌了才怪！好啦，他們唯一的好处就是快。可是他們作活兒快呀，咱們的質量高！他們忙中有錯，非返工不可！他們一返工，咱們不就趕到前面去了？突擊二號樓应当我去，咱們組的技術高，我的經驗又多！你們這叫增他人銳氣，減自己的威風！

馮福遠 我跟二明平日就砌一千三四百塊磚，再一使勁就達到定額。丁師傅質量倒高呢，可是一天就砌六七百塊磚，多一塊也不幹。離定額的一千九百塊還差大半截呢！

李二明 還有小孫呢，當着組長，他假充積極；背着組長，他故意磨洋工。他到底懷着什麼心思，沒人知道，師傅你也不管！

馮福遠 就憑他們倆，咱們組要能達到定額，我把磚都吃了！

王學勤 真是的，大哥，實行計件工資可是極細緻的事。人怎麼調配，活兒怎麼安排，竅門怎麼找，先進工具怎麼用，都得仔細討論研究！你都想過嗎？

王學仁 那还用想？任務單下來，我這麼一看，能作，作；不能作，退回！大哥作過二十多年瓦匠啦！就是這座大樁統歸我作，我王學仁決不會皺一皺眉！

王學勤 大哥，你太自滿了吧？

王學仁 算了，算了，剛吃完飯，你們玩玩去，消化消化食，別老檢討我！

馮福遠 走，小王，給我寫信去！

李二明 馮師傅，告訴家裏儉省着點就完了，不必提計件！
♫ 都應當節約，咱們別給計件作反宣傳！

馮福遠 二明，你說的對！走哇，小王！（扯學勤下）

王學仁 二明，別鬧情緒，好好幫助師傅，咱們會打敗了劉海清！（慢慢往林中走）

李二明 我不放心！師傅應該跟全組的每一個人都細細談談，別太主觀！

王學仁 談，我一定跟大家談！你看，我每天早晨一聽見頭一遍鈴，就一個一個地把大家都叫起來！我這麼照顧大家，大家難道還不擁護我？

李二明 師傅像個好家長，對我們像老父親似的！

王學仁 （得意）你看明白這個就行啦！

李二明 可是，一個好家長未必就是個好組長！

王學仁 怎麼？（同二明走入林中。林中笑聲歌聲更高）

（丁師傅與小孫徐徐而來，一邊走一邊說話兒。）

丁師傅 我到底還沒明白計件是怎麼一回事。王組長拉不斷扯不斷地那麼說了一套，大家就舉手，我可是沒听明白！

小孫 那就是民主啊，我的老師傅！趕明兒掙不到錢，王師傅會說，你們都舉手贊成，自願計件，還怨誰呢？

丁師傅 到底計件是怎麼一回事？

小孫 就是變着法兒捱咱們！比方說，平日你一天砌六七百塊磚，我砌五百來塊，不管誰多誰少，一打下班鐘，咱們全算作了一天的活兒，拿一天的工資，那叫計時！

丁師傅 天地良心，我可沒磨過洋工！

小孫 我也沒磨過！我有時候作的活兒少點，那是因為我的技術比不上你老師傅的。你老人家不是修過頤和園嗎？

丁師傅 那，我倒沒趕上！